

如何更好践行“短、实、新”新闻文风

邓绍根

2010年5月1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指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改进文风的首要问题。针对上面所说的不良文风的三个字,我想另外提出三个字,就是短、实、新。”

“短、实、新”不仅是新时代新闻文风的重要要求,更是我们党重视文风建设优良传统的延续,对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每一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是需要践行的重要准则。

首先,“短”就是力求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情,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道理,绝不绕弯子。但“短”不是盲目压缩字数,不是内容单薄、信息残缺,而是要根据内容来定,当长则长,当短则短。

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给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提



湖湘学术传承中的传统哲学意蕴及近代实践

田小玲 闵 雷

湖湘学术素以“经世致用”著称,其理学底色之外,更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元素。数千年的地域文脉演进中,众多学者涌现出来,各类思想观念在此交融共生。“学为经世”的传统源远流长,并在湖湘地区得到持续传承与发展;三国时期刘先等人精研黄老之学;西晋邓粲为《老子》作注;宋代湖湘学派关注主体与用的辩证关系;清初王夫之主张“崇有去无”,为实学奠定了基础;清代魏源直言“老书为救世之书”;晚清诸臣亦重视并运用道家思想,曾国藩将墨家的实践精神与道家的心性修养结合;近代学者张舜徽则将道家思想视作治理天下的“君主南面之术”。从胡宏的“道器一体”,到王夫之的“理在气中”,再到湘军集团重实践、重实效的行事智慧,道家思想精髓一以贯之。这种儒道互补的学术品格,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

传统哲学与湖湘学术的思想内涵
 湖湘学派自创立之初,就表现出与正统理学不同的学术取向。当程朱理学偏重“理本论”,陆王心学强调“心本论”时,湖湘学者胡宏提出“道器一体”“性物不可分”的命题,主张形而上与形而下不可分离。这种哲学认知与道家“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理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道家哲学的重要智慧,就在于将超越之“道”落实于具体之“器”中,兼顾理论探究与现实探索,这与湖湘学术“明体致用”的追求不谋而合。

明清之际,王夫之继承并深化了这

出改进文风的三点要求:求短、求实、求新,至今已有22年。他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亲自撰写的232篇短文,最短不足200字,最长也就500余字,成为优良文风的典范。

其次,“实”就是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一是一,二是二,是非分明。

践行“实”的文风,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现场,获取第一手素材。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注重务实文风,毛泽东同志在一些文章中,更是严厉批判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的不良文风,强调文风连着学风、党风,要求新闻宣传贴近群众实际。

新时代以来,“实”的文风要求进一步强化。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2·19”讲话中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最后,“新”是新新闻的活力所在,需要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既包括在探索规律、认识真理上有新发现,讲前人没有讲过的话;也包括把党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在

一思路,强调“天下惟器”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尤为重要的是,王夫之在《老子衍》中阐发老子思想的经世价值,指出老子思想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实有经世之旨,非徒清静而已。嘉道时期,魏源在《老子本义》中进一步揭示老子思想与兵家的内在联系。不少学者曾对道家文本展开研读梳理,所产生的这些认识,为湖湘学术“以道补儒”的思维范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传统哲学智慧的转化应用

道家“因循为用”与湘学“经世致用”,虽取向不同,却在方法论上深刻契合。“因循”并非消极无为,而是尊重客观规律、顺势而为,与湘学“因地制宜”等精神理念一脉相承。

晚清时,三河之战湘军惨败,李续宾部连克四城后骄兵轻进,终致全军覆没,这给湘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给他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曾国藩痛定思痛,将老子“哀者胜矣”之“哀”化为对自身实力的清醒估计,他认为要知己所能,亦知己所不能,不自矜、不冒进,这样有利于保持审慎态度。左宗棠用兵重后路。西征捻军时,朝行屡次催促进兵,他却坚持先稳后方再图进取,宁可担着“迟延”的罪名。收复新疆,他深知出关之路人迹罕至,粮饷转运极难,便在审慎的考量与规划下,进行部署,在肃州设粮台,于哈密、巴里坤层层布防、步步为营。胡林翼则将“以静制动”化为围城打援的具体战法。安庆之战,陈

解决问题上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还包括新角度、新材料、新语言表达,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生动活泼。

“新”的文风要求我们打破传统思维定式,避免同质化报道和模式化表达。过去一些新闻报道存在“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问题,甚至搞数字游戏,“一个突破、两个狠抓、三条措施”等固定搭配,缺乏创新;还有一些标题党,用浮夸表述吸引眼球,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损害媒体公信力、污染舆论生态。践行“新”的文风,就是要打破这种固化模式,既要在内容上聚焦新事物、新变化、新成就,也要在形式上创新,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信息。

为进一步促进新闻传播质量和效果提升,更好解决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针对性纠偏,确保文风建设走深走实。

一是强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要深刻理解“短、实、新”的核心内涵,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结合起来。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心里装着人民,让新闻报道真正贴近群众、服务群众。要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避免出现庸俗化、歪曲化的报道。要严格落实稿件内容,不搞违背常理的宣传,不歪曲党的

理论和政策,确保报道的政治导向正确。同时,要加强编辑把关,健全审核机制,避免出现导向错误。

二是加强实践训练,锤炼“短”的本领。“短”的文风不是天生的,而是靠不断训练得来的。新闻工作者要养成修改文章的习惯,删除可有可无的字句、段落,提炼核心信息,做到短而不浅、详略得当。要严格按照版面、时长要求撰写稿件,在有限篇幅内完整呈现核心要素。

三是深入基层实践,夯实“实”的根基。“实”的文风来源于实践,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走基层、转作风,避免在办公室写新闻“靠网络拼凑新闻”。同时,要强化责任心,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负责,避免文字错误和虚假报道。

四是坚持创新突破,体现“新”的要求。要坚决杜绝标题党和浮夸文风,做到内容与形式统一,用新颖的表达传递真实的形式。同时,要加强学习,了解网络新表达、新趋势,避免与青年学生、新社会群体“说不上话”,提升报道的吸引力和传播力。

总的来说,文风建设非一日之功,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培育优良文风不是一阵风,而是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政尚宽简,以“不扰民”为第一义。他主张治民如治水,不可壅塞,当顺其性而导之。任内减赋税,兴水利,使民得以安养,正是道家“因循”思想的生动实践。他深知为政之道在于养民为先,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故一切举措皆以不扰民为度。

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同样如此。他以清静为治,认为治民如治水,导之则顺,壅之则溃。面对猜忌,他不争不辩,以柔道处之,最终赢得信任。他告诫子弟,为官当以“不扰民”三字为第一义,将此作为传家之宝。

回望湖湘学术传统中的道家意蕴,从胡宏“道器一体”到王夫之“理在气中”,再到湘军集团的实践智慧,道家思想精髓始终贯穿其间。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今天,这种“因循为用”的智慧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即尊重客观规律,善于转化创新,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现代治理实践,有利于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既是湖湘学术传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例证。

[作者单位: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湖湘老学研究”(项目编号:21YBQ080)、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及价值意蕴”(项目编号:23B0696)的阶段性成果]

从「地方节庆」到「文化IP」 「来赣州过客家年」的品牌进阶与非遗活化路径

彭惠

2026年2月,江西赣州兴国县将军园广场,41支巡游队伍、约1800名演职人员组成的12个特色方阵,在3.5公里长街上展开流动的民俗长卷。这是其作为江西春节文化活动主会场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来赣州过客家年”品牌活动的第5次集中展示。5年时间,一个地方性节庆如何成长为跨越赣闽粤三地、覆盖18个县区、累计参与超600万人次、线上观看超5000万级的文化品牌?这一品牌的持续走红,不仅意味着赣州找到了年俗活化的有效载体,更提供了一个观察传统文化品牌建构与非遗保护互构共生的典型案例。

“来赣州过客家年”品牌的持续走红,根植于对“年味”这一核心概念的深度挖掘与现代表达

一是原真性:年俗本味的坚守。客家人讲究“有味有礼”。春节前打黄元米果、做艾米果,石臼里此起彼伏的捶打声,是乡村非常具有烟火气的背景音;定南瑞狮的威武灵动、信丰南狮的活泼诙谐、客家舞黄龙的气势磅礴,构成了流动的民俗景观。这些代代相传的细节,是品牌深厚的文化基底。在2026年的活动中,千人民俗大巡游汇聚赣南18个县市区非遗项目,独特表演形式让游客一睹客家春节的别样风采;“四星望月”厨艺大比拼将客家年味端上餐桌,嘉宾与游客在热气腾腾的香味中直观感受客家饮食文化的匠心与讲究。游客不仅能品尝赣南名菜,还可观摩制作全程,听老师傅讲述它与红色历史的渊源——“舌尖上的非遗”成为可感可尝的“活故事”。

二是可参与性:从“看非遗”到“入年俗”。传统非遗展示往往面临“场馆化”困境,技艺被记录、实物被陈列,却与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来赣州过客家年”的突破,在于将“展示”升级为“体验”。“赣韵非遗·江右大集”设置约80个特色展位,游客可亲手捶打黄元米果、揉制艾米果,体验客家擂茶,将刺绣、竹编等手工艺品带回家。“赣南非遗之夜”则通过现代表演手法重新演绎传统,传统山歌融入年轻化编曲,古老傩舞结合时尚舞美,这是“让非遗贴近当代审美,吸引年轻群体关注与传承”的生动实践。

三是可传播性:视觉符号与媒介适配。在社交媒体领域,年味不仅需要“被体验”,更需要“被看见”“被分享”。瑞狮的威武、龙灯的翻腾、鱼灯的色彩、山歌的韵味,无不具有强烈的视觉或听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多年来活动线上平台的超高播放数据,印证了其媒介适配能力。更重要的是,品牌建立了“赣州+客家年”的心智锚点,让城市有了可持续传播的符号。当“来赣州过客家年”成为可识别的文化IP,赣南的年味便不再局限于本地人的“家里过”,而成为外地人也能“加入”的文化共享。

“来赣州过客家年”的品牌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影响力,更在于它对客家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所发挥的赋能作用

一是整合分散资源,进行文化生态的集中呈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念,在于不孤立地保护某一项非遗,而是保护文化赖以生存的整体环境。“来赣州过客家年”恰恰成为这一整体性的年度集中呈现,它不仅包含灯会、舞蹈、山歌等表演项目,也涵盖美食制作、服饰穿戴、礼仪交往等生活实践;不仅关联着村落祠堂等物理空间,更维系着家族

从「地方节庆」到「文化IP」
「来赣州过客家年」的品牌进阶与非遗活化路径

品牌进阶与非遗活化路径

品牌进阶与非遗活化路径

“来赣州过客家年”的5年实践,为传统节日的品牌化建构提供多重启示

其一,品牌的根基在于文化的深度挖掘。5年持续走红,不是流量技巧的胜利,而是对客家年俗本真性的坚守与现代表达能力的证明。只有让传统内容转化为现代体验,品牌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其二,品牌的活力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共建。活动由文旅部门牵头主办,汇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组织传承人现场展示,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文旅达人线上传播,市民和游客沉浸体验。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正是品牌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其三,品牌的价值在于对文化生态的反哺。“来赣州过客家年”不仅是一场节庆活动,更是地域文化的自我确认与自我表达。它以品牌的持续运营,推动非遗从“遗产”走向“生活”,让年俗从“记忆”走向“体验”,让客家文化在当代焕发蓬勃生机、彰显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赣州市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管理中心]

媒介·语境·意义:非遗转译的三重路径

邓荫金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正面临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张力。如何使更多非遗突破静态保存的局限,在活态传承中实现现代延续,已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青年作为兼具文化感知力、技术驾驭力与创新活力的群体,正以独特的实践介入这一进程。他们通过媒介转换、语境再生与意义重构的三重转译为非遗注入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生命力,从而开辟其在当代活化的有效路径。

媒介转译——打破壁垒,重塑表达

一是语言系统的数字化转译。传统非遗项目往往依赖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其知识传递具有高度情境性与身体性。媒介转译便是将这种隐性的、难以量化的技艺语言转化为可供数字系统识别与计算的结构化数据。比如,京剧传承的数字化解码,通过三维动态捕捉技术,兰花指的特定弧度可以变成精确的坐标序列,抽象的表演成了可视化图谱,不仅便于储存,也能为人工智能学习京剧程式、实现数字化教学提供基础。这种转译,实质上是非遗在数字世界中重建可被检索、分析与传播的数字基因,使其成为一种可供当代社会直接对话、解读与再创作的活态数据。

二是展演场域的虚拟化重构。媒

介转译的关键在于打破非遗原有的物理空间藩篱,借助现代技术,将博物馆的静态展陈或剧场的时空限定,重塑为可沉浸、可交互的具身体验场域,让非遗触达更广泛的受众。比如,敦煌数字藏经洞项目,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扫描、虚拟现实和游戏引擎技术,对第17窟等空间进行毫米级数字复刻。全球各个角落的观众,只需通过手机或VR(虚拟现实)设备,即可“走入”那些现实中不易踏入的洞窟。博物馆也是一样,可以让人们通过VR设备在具身体验中感受非遗的魅力。

三是叙事形态的流行化再造。为融入青年亚文化场域,非遗需要实现审美范式的转换。一些传统的叙事逻辑与美学体系被解构,并根据当代青年的审美趣味加以重组,进而生成一种“流行文本”。比如,杨柳青木版年画,其经典形象“连年有余”深入人心。但在一些年轻人眼中,这种传统形象与日常审美存在距离。可以通过设计套色印章、拓印体验等项目,将传统观看转化为可参与的打卡体验,吸引年轻人走进非遗。此外,用动漫讲述非遗传承人故事,将非遗元素融入美妆产品等,也是叙事转译的具体呈现。它们将非遗嵌入当代青年的审美框架与消费语境进行重组,从而转变为

青年可消费、可认同的文化资本。

语境转译——场景重构,连接生活

一是物理空间的场景化植入。传统非遗与特定仪式空间、节庆场合或乡村场域紧密相连。随着时代发展,某些原生空间面临着萎缩甚至消解的困境。通过将非遗实践引入市集、商圈等现代生活空间,可以使其脱离原生环境,完成对空间的重构。比如将皮影戏引入现代茶馆,让观众边品茶边看戏,皮影也从不少乡村的文化活动,转化成都市的日常娱乐,在商务区重构了生存空间。传统蜀绣与家庭生活紧密相连,如今很多新的传承人将绣架搬进文创集市,她们现场给顾客展示刺绣工艺,打破蜀绣深闺技艺的神秘感,将其转化为一种可观看、可体验、可现场购买的文化消费品,从而消解了其与日常生活的物理隔阂。

二是社会功能的参与式再造。一些非遗内容通常承载着祭祀、节庆或宗族维系等特定社会功能,这些功能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逐渐弱化。语境转译的关键即在保留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为其赋予与当代社会需求相契合的新功能。比如浙江的富阳竹纸,其技艺主要服务于传统书写、账簿记录等实用需求。青年传承人通过与艺术家合作,将竹纸从书写载体转译为文创媒介,开发

纸质灯具、艺术装饰、手作体验包等产品,拓展其文化消费与审美体验新功能,也使技艺本身得以持续活化。

三是生活方式的系统性融合。融入日常方能非遗扎根当代,焕发更多生机和活力。青年语境转译的根本在于使非遗成为新型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将其所承载的核心价值理念与当代生活深度融合,呈现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发展。比如苏绣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重构,其核心实践在于将苏绣“匠心独运、情感表达”的内在价值与当代生活相融合,开发出胸针等一系列生活美学产品,使更多苏绣作品从收藏品变成可佩戴、可使用的日常用品。二十四节气的当代转化同样如此。青年社群不再将其简单视为农耕历法,而是将其与生态种植、健康饮食等现代生活追求相结合,形成贯穿全年的生活实践体系,从而实现非遗进一步的活态传承。

意义转译——价值重构,生成认同

一是精神价值的符号化挪用。传统非遗蕴含专注、坚韧及生态伦理等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德性资源,这些内在品质的价值需要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激活。比如越来越多的青年对工匠精神的推崇,他们将传承人经年累月的技艺磨砺与自身在专业领域追求卓越的人生

态度进行意义勾连,使工匠精神不再是他者化描述,而是转化为青年一代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构建主体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精神内涵。部分青年参与非遗实践的目的并非指向职业身份的获得,而是在具身实践中(比如刺绣的穿针引线、木雕的刀法锤炼)寻找“心流”体验与精神疗愈。这种将非遗技艺转化为自我修习方式的现象,揭示了非遗作为意义资源的深层价值。它不仅是需要保护的客体,更是青年安顿身心、表达生命态度的主体性实践媒介。

二是文化身份的审美化确证。全球化浪潮下,非遗蕴含的纹样、色彩与造型等,作为特定族群记忆与地方知识的符号载体,正被青年群体重新提取与编码——他们将故宫纹样、戏曲元素、民族图案融入日常着装,在音乐、舞蹈、数字游戏等创意实践中整合非遗语汇,由此构建出一种融合传统意蕴与潮流表达的“新东方美学”。这一审美化实践,使更多非遗得以脱离博物馆语境中被凝视的他者状态,转而成为青年进行自我叙述与身份确证的文化资源,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了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建构。

三是世界观的美学化重构。意义转译的创新转化主要体现为将非遗的

文化元素与精神内核内化为青年进行文化生产与审美表达的符号资源。这并非对传统元素的简单提取与挪用,而是将其作为重构美学世界的方法基础与素材库。在二次元创作、国风音乐等青年文化实践场域中,创作者通过对非遗蕴含的神话意象、戏曲程式、民间美术等符号体系进行解构、重组与再编码,创造出一种既超越传统范式亦非简单西化的东方美学新形态。这种创新转化使非遗转变为流动开放的灵感来源与意义生产资源,推动青年完成从文化消费者到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跃迁,最终实现非遗生命力的当代延续与文化传承机制的有机更新。

综上所述,青年通过媒介、语境与意义的三重转译,系统性推动了非遗从传统资源向现代公共文化的创新转化。这一实践不仅有功于兼顾保护与开发,更构建了一种可持续的活态传承模式。它深刻启示我们,非遗的活力源于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重获与意义再生。未来,应进一步构建多方协同的支持体系,使青年作为文化转译者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将更多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为文化自信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